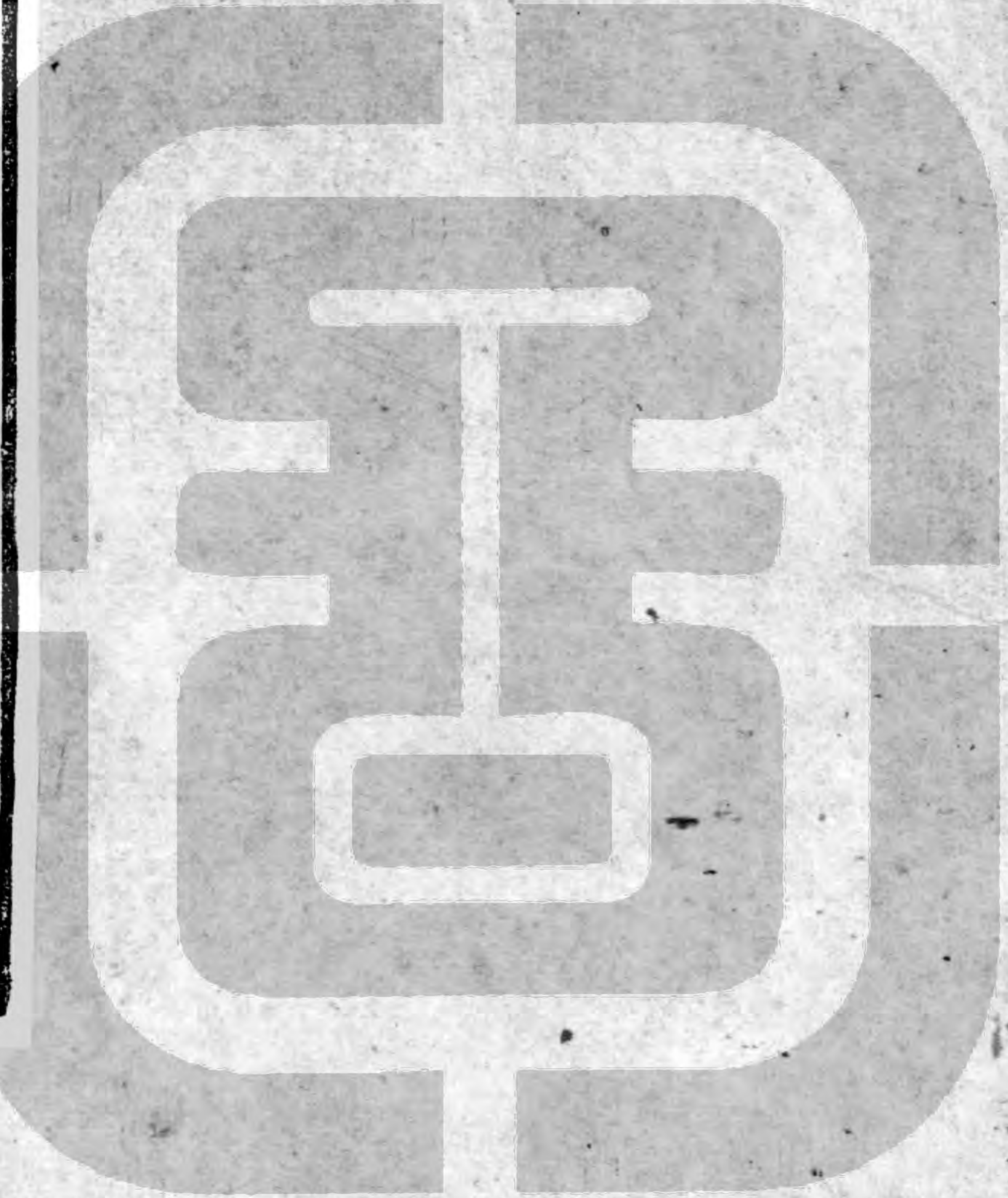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三



經部二十三

禮類存目一

周禮補亡六卷

衍聖公孔昭
煥家藏本

元邱葵撰葵字吉甫莆田人閩書作同安人未之
詳也是書本俞庭椿王與之之說謂冬官一職散
見五官又參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六十地
官之屬五十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九
秋官之屬五十九冬官之屬五十四又云先王不

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而兼攝相半如掌葛徵絺綌及掌染徵染之類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其說皆自信不疑周禮一書不過闕冬官耳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間俞王二家倡爲異說而五官俱亂蔡又從而推波助瀾閩書稱宋末科舉廢蔡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周禮補亡今諸書散佚惟此書爲世所詬病轉以見異而存據蔡自序書蓋成於

泰定丙子蔡年八十一矣虛殫一生之力使至今談周禮者稱俞庭椿爲變亂古經之魁而蔡與王與之爲煽助異說之黨不亦慎歟其書世有二本其一分六卷題曰周禮注其一卽此本不分卷數而題曰周禮冬官補亡經義考又作周禮全書而注曰一作周禮補亡按此書別無他長惟補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補亡之名著錄焉

周禮集註七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

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謂冬官不亡大約沿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及晏璧僞託吳澄之說臆爲竄亂如引邱葵說謂太史直筆而書爲天官之屬無疑不知太史之文曰讀禮而協事又曰以事協禮事又曰執其禮事然則太史當入春官經有明文可據唐職官志以太史令屬禮曹是其遺意今并入天官旣不通經且不明史矣又如所引僞本吳澄考註謂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當入教官之屬不知諸子之

職曰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蓋主以戎事詔國子故隸司馬今徒以修德學道之語并入司徒則夏官都司馬之職曰掌其政學亦未嘗不及於教將并移入司徒歟是皆妄取前人謬戾之論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故前後義例率多不能自通徒爲談周禮者所詬病耳

周禮定本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箋已著錄茲編亦其所著梓

溪內集之一大旨祖俞庭椿冬官不亡雜出於五
官之說而參以僞本吳澄考注復以己意進退之
凡爲五官敘辨五篇六官圖說一篇周官剔僞一
篇周禮正經六篇刪舊本考工記移天官太宰地
官大司徒之文以入於冬官大司空移小司徒及
遂人之文入小司空又移天官之掌舍幕人掌次
地官之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鄫長里宰鄰長土
訓誦訓司稼草人稻人場人圉人載師閭師縣師
均人稍人旅師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圻人角
人羽人掌葛掌染掌炭掌茶掌蜃舂人廩人舍人
倉人遺人委人橐人夏官之掌畜職方氏形方氏
山師川師籙師司勳量人以屬冬官明史芬本傳
稱芬精於周禮嘗謂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
吳魏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
於是經可云篤信乃從俞庭椿之謬說虛耗聰明
徒貽嗤點不亦深可惜歟

讀禮疑圖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辨論周禮

賦役諸法祖何休林孝存之說以為戰國策士之
所述前三卷以其疑周禮者為圖辨之後三卷依
據孟子立斷因及後代徭役軍屯之法論其得失
大旨主於輕徭薄賦其意未始不善其說亦辨而
可聽然古今時勢各殊制度亦異有不得盡以後
世情形推論前代者至其牽合魯頌公車千乘公
徒三萬則欲改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甸
為縣四縣為都之文謂四當作五又增四都為同
一語則更輾轉竄亂矣蓋本傳姚江之學故高明

之過末流至於如斯也

考工記述注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此編因
考工記一書文句古奧乃取漢唐注疏參訂訓詁
以疏通其大意於記文皆傍加圈點綴以評語蓋
仿謝枋得批檀弓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使童
蒙誦習以當古文選本於名物制度絕無所發明
未附考工記圖一卷亦林希逸之舊本無所增損

周禮訓雋二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深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官至雷州府推官是書割裂五官沿俞庭椿之說於經義無所發明

周禮因論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修墨守已著錄是書以民極為周禮本原蓋本葉時禮經會元之說謂詩蔽以一言思無邪周禮蔽以一言曰為民極也其駁夏休井田譜之妄亦卓然有識然其文如語錄之體寥寥數條未為詳備

周禮發明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沈瑤撰瑤字林珍德清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兵部郎中是編於六官之後各為總論一篇皆無深意其雜取司徒之屬以補冬官蓋用三禮考註之本所錄經文亦頗多刪節

周禮述註六卷

編修鄭際唐藏本

明金瑤撰瑤有六爻原意已著錄是書成於萬厯已卯前有瑤自序并所作凡例十條謂周禮之文為漢儒所竄改其中有偽官亂句悉為考定別以

陰文書之大旨本元吳澄三禮考註明何喬新周禮集註之說而又以臆見更定之其補冬官之末附以改官議改文議二篇卽評論二氏之得失者也所定僞官亂句諸條若親得周公舊本一一互校而知者亦可謂果於自信矣

周禮說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徐卽登撰卽登字獻和又字德竣號匡樂豐城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書前十三卷解五官不載考工記末一卷爲冬官闕疑蓋亦

取俞庭椿之說但尚未敢改經耳

批點考工記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郭正域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諡文毅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取考工記之文圈點批評惟論其章法句法字法每節後所附註釋亦頗淺略蓋爲論文而作不爲詁經而作也

周禮完解十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此書亦謂冬官

散見於五官而又變幻其詞謂陽分六官以成歲序陰省冬官以法五行穿鑿尤甚中間橫生枝節不一而足如典瑞職王晉大圭執鎮圭晉卽摺字鄭衆注本不誤賈疏云摺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其義亦最明而敬謂接見曰晉晉進也行禮從容漸進如日之升以附會於經文朝日之語果終歲如是乎此亦務勝古人之過矣

周禮古本訂注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郭良翰撰良翰字道憲莆田人萬厯中以蔭官太僕寺寺丞是編自序謂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吳澄何喬新五家補本分割殊甚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闕何必強臆以亂成經因取古本訂正之其持論甚允而附葉時冬官補亡一篇於考工記之前仍俞庭椿等冬官散在五官之說又自相矛盾矣其註亦皆揣摩文句無所考正非解三禮之法也

古周禮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郎兆玉撰兆玉字完白仁和人萬曆癸丑進士
 是書謂之古周禮者自別於俞庭椿諸人之改本
 也其註皆抄撮舊文罕能通貫然暖暖姝姝守一
 先生之言視他家之變亂古經與其妄也寧拘矣

考工記通二卷

浙江吳玉
 埤家藏本

明徐昭慶撰昭慶字穆如宣城人是書凡例有曰
 此註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參之鄭康成下而
 合之周啟明孫士龍諸家用成是帙惟欲取便初
 學故自忘其固陋云云今觀其書多斤斤於章法

句法字法而考據殊少則凡例蓋道其實也其中
 時亦自出己意攻駁前人如貉踰汝則死此汝本
 齊魯間水陸德明音釋不誤而昭慶謂此是岷江
 不當音問引史記為證不知史記固汝與岷通未
 嘗以考工記之汝為岷江也

重校古周禮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擊詞十篇書已著錄是編不
 用俞庭椿改本與郎兆玉相同其稱重訂當即因
 兆玉本也然五官皆移叙官於惟王建國之前亦

非古本又其凡例曰考漢藝文志是書原闕冬官漢儒補以考工記未免割裂聖經不必妄為補綴而六卷仍列考工記乃自違其說其註釋多剽朱申句解體例猥雜殆坊賈託名未必真出仁錫也周禮注疏合解十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明張采撰采字受先太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臨川縣知縣福王時為禮部員外郎明史文苑傳附見張溥傳中采與溥為復社領袖在當日聲望動天下然此書踈淺特甚豈亦託名耶

讀周禮畧記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畧記已著錄是書不全錄經文但每段標其起止云自某句至某句其註於漢唐舊說頗不留意如稻人下駁鄭氏每井九夫旁加一夫以治溝洫不知旁加一夫即所謂閒民者也大概朝瑛涉獵九經而三禮則用功較淺云

古周禮釋評六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孫攀撰攀字士龍宣城人是書因朱申周禮句

解稍為訂補別以音釋評語標註上方蓋村塾讀本也惟當明之季異學爭鳴能不刪削經文亦不竄亂次序兢兢守鄭賈之本猶此勝於彼焉

考工記纂註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明哲撰明哲字如晦歙縣人是書主於評點字句於經義無所發明名為纂註實勦襲林希逸考工記圖解之文其誤亦皆沿林本至經中軌字皆改為軌獨與林本不同考詩匏葉篇疏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軌車前軌也軌聲九軌聲凡轉人之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軾前也大馭王祭兩軾祭軌乃飲古書軌為軌杜子春云範當為軌小戎傳曰陰揜軌也箋曰揜軌在軾前垂軻上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軌也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塗九軌註云軌謂轍廣也是二字辨別顯然希逸尚不誤明哲改之轉增一誤矣

周禮說畧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於周禮之中偶有所見即摘其一節一語而疏之以非解全經故云說畧書中多引

郝敬之說則在敬以後矣大抵議論多而考證少如謂官屬三百六十以象天今檢其數乃贏其一如易之大衍虛其一也可謂穿鑿無理又如牧師孟春焚牧仲春通滌與月令季春游牧不合蓋鳥獸孳尾多乘春氣經特畧舉其大凡仲春季春相去無幾不必過泥而此書謂月令爲秦時書秦地寒涼萬物後動故後周禮一月不知秦地卽周地無中外南北之分也是足見其隨文生義不能深考事實矣

周禮文物大全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其板爲藍朱二色首列六官之所屬次爲制度器物諸圖終以諸儒傳授圖大抵轉相勦襲摹寫失真如王宮制圖外朝爲致民三詢之地雉門爲人民觀法之區則外朝應在雉門之外而此圖列於庫門之外他若裘冕無旒六贄未備壇壝市肆亦弗詳載蓋鄉塾兔園冊也考宋乾道中昌州楊甲作六經圖其周禮圖曰文物大全與此書之名相合又

國朝盧江盧雲英因其父所刻信州石本五經圖重為編輯其周禮圖亦曰文物大全然楊氏圖凡四十有三盧氏圖凡五十有一均與此本不符疑坊肆書賈於楊氏五經圖中摘其周禮諸圖而稍稍竄亂之別為一書以售欺耳

周禮訂釋古本無卷數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前有康熙丁丑自序大抵宗俞庭椿之說而小變之謂冬官未亡而不必補考工記之文奇變而軌乎法

非周公莫能為之虛其官而詳具其法官省則繁費減法詳則凡事有作五官可以兼攝冬官可無設也其說甚巧然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周公安得稱鄭之刁又得稱秦無廬是開卷即無以自解更奚論其他也其解九賦云邦中四郊即鄉遂地是併百里為郊六鄉在遠郊六遂在甸之異亦未詳考惟遂人溝洫說云遂人所謂十夫者十井之夫也其云十夫有溝則是十井之遂同歸於溝也故匠人謂之井間既謂之間則非一井可

知較舊註差爲明晰耳

高註周禮二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高愈撰愈字紫超無錫人順治中歲貢生江南通志載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當卽是書其分卷各異殆傳寫者不同也書中採前人之說多本諸王昭禹訂義亦間有發明其中有最駁者數條如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

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康成註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諸侯之貢也不用先鄭之說愈謂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餘貢天子其說頗詆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傳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杜註公侯地廣故取貢者多如愈所說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貢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貢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

百里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貢天子則尊反
貢輕而卑反貢重矣昭公十三年傳又曰卑而貢
重者甸服也杜註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即公
卿大夫之采地鄭元小司徒註采地食者皆四之
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卿凡四縣一縣
之田稅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
是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也然則周制
甸服貢重尚不過四分之一豈邦國所貢乃至於
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勳文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

註云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與大司徒所云其
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為王之所食與
大司徒文例義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獨於此別
生異說似未參考全經也又小司徒曰乃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
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元註曰此謂造都
鄙也愈乃曰四縣為都計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
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車六十四乘視百乘之
家猶遜焉而傳稱先王之制大都參國之一中五

禮類存目
卷二十三
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當
天子六鄉六遂十五之一是猶不足稱小都而况
大都乎今考春秋隱公二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三國之一杜註謂都城當國三分之一非謂田
邑車乘當國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爲難且四
縣爲都本小都也積四小都乃爲大都今愈以四
縣之都爲大都於鄭註尚未詳考又春秋襄公二
十七年傳曰惟卿備百邑杜註云此一乘之邑孔
疏云百乘爲采邑之極坊記疏謂公之孤侯伯之

卿與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
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
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寧以不及百乘爲嫌耶至四
縣爲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馬甸出一乘之法
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謂得兵車六十
四乘尤舛誤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鄭讀乘爲甸
謂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謂乘字不當改讀遂謂
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註
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若

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則興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書以示譏耶又韓詩維禹敞之毛詩敞作甸敞訓曰乘甸亦訓曰乘古陳甸乘三字音同故讀乘爲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難鄭氏也他如謂郊社相對社卽祭地更無北郊九夫爲井卽十夫有溝都鄙鄉遂不異制則均襲舊文無庸更辨者矣

周禮惜陰錄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

典制罕所考證惟推求於文句之間好以臆斷如王齋日三舉所以增一舉者謂助氣以行禮而世沐謂三字誤當作不則致齋豈茹素之謂乎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自是配色之法而世沐以爲仁義相資禮智相合健順相成亦過於穿鑿也

周官辨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編力攻周禮之僞歷引諸經之相牴牾者以相詰難大旨病

其官冗而賦重案古經滋後人之疑者惟古文尙書與周禮然古文尙書突出於漢魏以後其傳授無微而牴牾有證吳棫所難雖朱子亦以爲然閻若璩之所辨毛奇齡百計不能勝蓋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雖相排擊然先後二鄭咸證其非僞通儒授受必有所徵雖其書輾轉流傳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詞迄不能如尚書一經能指某篇爲今文某篇爲古文也斯大徒見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又見前代官吏之

濫賦歛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無是事竟條舉周禮而詆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懲美吹鑿至於非毀古經其事則終不可訓也魏禧疾明末諸臣屈身闖賊遂疑論語論管仲召忽一章爲不出於孔子其亦此類歟

周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設爲或問辨周禮出戰國之末不出劉歆凡十七目一論周禮非漢人僞作凡四條一論六官三官二官

凡二條一論古無三司名一論冢宰一論周禮與
尚書大戴禮表裏一論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論司
徒司空一論天地四時之名所始一論宰夫一論
官名官職同異一論人數多寡一論祿數不及人
數一論分土三等同異一論九州閒田一論周官
非秦制一論羅氏攻周禮之繆一論與他經同文
而其書與目不甚相應蓋亦其門人所誤題也其
持論是非相半其中亦頗有精核之論然以爲戰
國人作則仍用何休六國陰謀之說與指爲劉歆

所作者亦相去無幾陽雖翼之陰實攻之矣與其
以儀禮爲戰國之書同一好爲異論不足據也

周禮節訓六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錄是編名曰
節訓蓋節錄而訓釋之也經文旣非完本所輯註
文又皆不著名氏觀其自序蓋家塾私課之本故
其凡例亦曰聊備兔園之一冊云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義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以周官爲

一編考工記為一編各分篇第世亦兩本別行然顧琮序內稱合考工為四十卷則本非兩書特不欲以河間獻王所補與經相淆故各為卷目耳其書體會經文頗得大義然於說有難通者輒指為後人增竄因力詆鄭元之注若大宰有九賦歛財賄鄭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苞謂九賦即九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即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即虞衡之貢也園圃藪

牧即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則邦郊甸稍縣都之人今考載師首言園廛次近郊次遠郊次甸稍縣置明別園廛於甸稍縣置之外則九職之園圃不得合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可知苞以九職之圃牧嬪婦臣妾閒民統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則九賦之關市山澤豈獨出於邦郊甸稍縣都之外經文又何以別舉之乎苞不過因九職內百工商賈可以當九賦之關市虞衡可以當九賦之山澤而園圃藪牧嬪婦臣妾

閒民於九賦更無所歸遂強入於邦郊甸稍縣都之中庶乎九職九賦得混爲一卽以斥鄭注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鄭注此文實據本文財賄二字起義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錫予之財用注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此皆以泉爲財荀子曰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則以刀布爲財與田稅爲食對舉經於九賦旣云歛財賄則知九賦內兼有泉矣九賦

所以供九式故九賦曰財賄而九式曰財用凡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資於穀者少資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上有市征之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厘布不過當關市之一賦此外則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資泉於邦郊甸稍縣都等則職歲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財用恐終年常不給也考漢書本紀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賈捐之傳民賦四十丁男三歲

一事是一歲每丁不過賦十三錢有奇又新論漢
宣以來百姓賦錢歲餘二十萬僅二百貫耳較之
後代封椿留州諸色日不及萬分之一而周之九
賦視之亦云薄矣乃苞襲宋人之說猶以鄭注口
率出泉爲厚歛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
苞以劉歆增竄此節附會王莽且謂司市職以泉
府同貨而歛賒則有賒而無貸明矣今考周書大
匡解曰賦洒其弊鄉正保貸又管子發故屋辟故

窳以假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是齊之家有貸由於
國有貸也又左氏傳齊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
歛已責注曰陰逋責又成二年傳亦曰楚乃大戶
已責逮鰥救乏考責卽是貸故小宰曰聽稱責以
傳別鄭注稱責爲貸子賈疏稱責謂舉責生子於
官於民俱爲稱意故房元齡注管子責而食者幾
何家亦以責爲出息也然則貸民之制自泉府外
旣見於小宰又見於春秋傳管子而苞指爲王莽
創制誤矣管子治國篇曰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

矣注倍貸謂貸一還二此所謂橫斂也若以國服爲之息約所出不過十一略使子餘於母以爲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濟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鮮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經不亦過乎又載師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畺皆無過十二苞亦指爲劉歆之所竄不知以近郊遠郊甸稍縣畺通計之則四十分而稅六猶是什一而稍強耳賈疏引異義公羊云什一據諸侯邦國載師特據王畿王畿稅法輕近而重遠者近者勞遠者逸故也諸侯

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據此則賦踰什一者止王畿內四百里而通邦國萬里計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貢因九州差爲九等荊州田第八賦第三雍州田第一賦第六通典謂禹貢定稅什一而輕重有九等之不同則知什一乃統九州計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禮義宗謂稅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詆經文亦爲勇於自信蓋苞徒見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經文以行私故颺颺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

為不善而不知弊在後人之依托不在聖人之制
作曹操復古九州以自廣其封域可因以議禹貢
冀州失之過廣乎

周官辨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是書就周禮中可疑者摘出數條斷以
已見分別偽辨惑二十門大旨以竄亂歸之劉歆
凡十篇已錄入所著望溪文集中此其初出別行
之本也

周禮集傳六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
前有自序謂朱子曾稱周禮為天理爛熟之書表
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諸儒之說不能有醇無疵因
遠稽博採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列代之興衰以
竊附於詩書集傳之後其自命甚高今觀其書不
過隨文釋義無所考証多引先儒議論及後世事
跡曼衍牽合亦非詁經之正體惟考工記之前復
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補冬官之闕計官三十
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豕人權人都司空家司

空六官皆不言所據昔錢黻病俞廷椿以後割取
五官殊失古本之舊因著冬官補亡三卷所補凡
二十有一其與文炤同者惟后稷農正農師水師
匠師工師舟牧工正圻人九官司空則不立大小
之名餘尚有十一官爲文炤所未載殆未見黻書
歟

周官翼疏三十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是書
彙輯漢唐宋明以來及

國朝李光地顧炎武方苞之說分爲五部凡疏解經
義者曰正義於本義引伸旁通者曰通論考訂注
疏之失者曰辨正綜列後世事迹援史証經者曰
餘論別著新義以備參考者曰存異書各六卷而
總以翼疏爲名其正義六卷則又每卷自爲上下
皆採輯前人之說不以已見參之書成於雍正丁
未前有自作條例十二則

周禮會要六卷

侍講劉亨
地家藏本

國朝王文清撰文清號九溪寧鄉人雍正甲辰進士

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以周禮注疏浩繁但約括諸說略疏字義以便讀者其凡例稱經文一字不遺亦一字不動然叙官亦經文也自五官之長外餘官則俱刪之矣

周禮質疑五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有詩學闕疑已著錄是書摘周禮舊註及前人經訓互相參證間亦取後代之事以引伸其義頗與鄭賈爲難然臆斷多而考證少宋儒事事排漢儒獨三禮不敢輕詆知三禮不可

以空言說也青芝視之太易矣

周禮輯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此書多本周禮訂義攻詰鄭注若謂匠人遂人同制井田不分都鄙公邑大司馬凡令賦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非專指邦國又力斥小司徒鄭注旁加之說皆襲前人緒論其自出新意者如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臣之

所昨也兆錫謂皆有舟與皆有罍對舉則舟罍皆是尊名今考禮圖六彝爲上尊盛三斗六尊爲中尊盛六斗六罍爲下尊盛一石故爾雅曰彝卣罍器也郭璞注云皆盛酒尊孫炎註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然則罍本下尊不待兆錫申說若以舟爲尊則未會此經之義夫彝尊罍得列於上中下三尊者以司尊彝於雞彝鳥彝則曰祿用於獻尊象尊則曰朝踐用再獻用於罍則曰諸臣之所昨獨於舟不著所用則舟不得列於尊可知兆錫

但知皆有舟與皆有罍對舉謂舟與罍同而不知皆有罍句下有諸臣所昨明文皆有舟句下別無明文此舟罍不同之明證也考鄭司農曰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鄉射記曰命弟子設豐註云設以承其爵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斚士側尊用禁亦所以承尊舟之承尊蓋亦猶是安得曰尊賈公彥疏謂舟宜若後世酒船陸佃亦謂若今酒船殆以形類酒船故名曰舟耳非以酒船卽舟也如此之類頗傷於臆斷至若辨賈疏北郊用裘之說謂盛夏

禮類存目一
用裘必不能行後世遂至天地合祭謂大司徒公
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
爲制賦之成數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出軍
之實數此類亦自樹一義不爲無見然遽詆鄭云
爲過殆又談何容易也

周禮拾義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大濬撰大濬安溪人是書採輯註疏及諸家
之說間附以案然於禮家所聚訟者如幣餘之
賦馬氏與林孝右王與之之說不同井田之法孟

子與漢志不同九獻之禮諸儒各異皆並採其說
不加論斷書中多載李光地說蓋大濬爲光地之
族云

周禮三注粹抄二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高宸撰宸字北侍福清人雍正中諸生是書詮
釋周禮而不錄考工記其冬官補亡篇有云俞庭
椿著復古篇謂冬官不亡雜出於五官之中其後
王次點邱吉甫皆用之吳草廬遂爲考註云云是
所據之本爲俞廷椿復古編則所謂三注當卽指

王邱吳三家而書中不標名氏直以已意融貫成
文多迂濶不情之論卷首自序一篇亦泛言治法
道法無一字及著書之旨

附錄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夏休撰休會稽人紹興中進士樓鑰序云以上
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亦未詳爲何官也其書因井
田之法別以已意推演創立規制於鄉遂之官聯
溝遂之縱橫王侯之畿疆田萊之差數兵農之相

因頒祿之多寡門子遊倅之法兆域昭穆之制郊
社宗廟之位城郭內外之分以及次舍廬室市廛
次序三鼓四金五常九旗五路五車和門八節皆
摹繪爲圖若真可坐言起行者其考訂舊文亦多
出新意如曰野之萊田以時治之而已不必盡耕
作也以其菰蒲之利柴蒿之屬刈之復生採之復
出也不然既不謂之易則一家之力豈能歲耕田
百畝萊二百畝蓋萊刈穫之名虞人萊所田之野
是也又曰庶人受一廛耕百畝適長用力所謂可

任用者家一人適子之適力復可耕則可任用者
三人矣故適子之適謂之餘子雖適子之適力未
及耕而有庶子及耕則亦三人故庶子謂餘夫也
又曰古之附庸不可以為國地方百里則可以為
同春秋蕭同叔子何休注以為國君是也又曰五
十里為則大宗伯曰五命賜則注云則者未成國
之名以漢制考之可見如是之類尚可存備一說
至於以管子經言解論語自經於溝瀆為經正溝
瀆之制則附會甚矣夫阡陌既開以後井田廢二

千餘載矣雖以聖人居天子之位亦不能割裂州
郡剽平城堡驅使天下久安耕鑿之民悉奪其所
有使之蕩析變遷以均貧富一二迂儒乃竊竊然
私議復之是亂天下之術也使果能行又豈止王
安石之新法哉同時瑞安黃毅乃為作答問一篇
條舉或者之說一一為之疏通證明殆不知其何
心矣陳傅良之序有曰其說以不能成都鄙者為
閒田不可為軍師者為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
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皆通論

餘多泥於度數未必皆叶似稍稍致其不滿永嘉之學雖頗涉事功而能熟講於成敗此亦一證矣此書宋志著錄明唐樞作周禮論力斥其謬則樞尚及見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蓋無用之書傳之者少也惟永樂大典之內全部具存核檢所言實無可採姑附存其目而糾正其失如右

周禮沿革傳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字子才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遷國子監祭酒未上卒諡恭簡

事跡具明史儒林傳是編取周禮六官之屬證以秦漢而下官制沿革迄明代而止僅有天官地官春官蓋未成之稿也夫時殊事異文質異宜雖三代亦不相沿襲校於數千年後乃欲舉陳迹以繩今不亂天下不止其斷斷不可人人能解卽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談三代世卽不目爲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論耳自序一篇故摹典誥亦此意也

右禮類周禮之屬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

內三部無卷數

附錄二部四十四卷皆附存目

釋宮一卷

通行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原載晦菴大全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然實李如圭作編集者誤入說見如圭釋

宮條下

儀禮節解十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敬所作九經解皆好爲議論輕詆先儒此編尤誤信樂史五可疑之說謂儀禮不可爲經尤其乖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爲臆斷如士昏禮升自西階一條經於饗婦

而後云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則未饗以前婦固不得以主自處婿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階在婦爲無專制之義在婿則亦猶舅姑於婦先以客禮之之義而敬謂父在子不由阼不知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此時何以卽席于奧耶蓋由此升者特以道婦故也於舅坐答拜一條又謂新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答拜之於禮未當不知此是婦人肅拜故舅坐以答之尊卑之分宜然無可疑也又如士冠禮七體二十一體度數宜詳公食大

夫禮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與陳祥道禮書謂諸侯當十三天子當十五者未合宜有折衷而往往以數語了之知其於考據之學終淺非說禮之專門也其間有可取者如裼襲有衣之裼襲有玉之裼襲鄭注泥玉藻之文於聘義還璋還玉皆以為易衣加衣之儀覲禮匹馬卓上蓋卓立向前之義鄭注誤以卓為的及公食大夫禮又鼎鼐若束若編非以茅為鼎之類敬之所辨亦時有千慮之一得然所見亦罕矣

禮經集註十七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張鳳翔撰鳳翔字蓬元堂邑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書主朱子儀禮為經之說大旨以鄭注為主其間自出新義者則多所未允如士冠禮文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鄭注以適東壁為出闈門賈疏謂母冠子無事在闈門外故子出闈門見之教繼公不從鄭義以適東壁為在東堂下其說已非鳳翔又以為適東壁者又升自阼階適東壁房前北面見母是時母已在房果如

所言則降自西階之後仍當有升阼階之文何以經文無之耶此類數處皆立異而不能精確也

讀儀禮略記十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於經文不全錄第曰自某至某所錄多郝敬敖繼公之說取材頗儉其自為說者亦精義無幾

儀禮惜陰錄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逐節逐句分解撮標註義頗為明簡較所著他經稍

善然亦疎於考證如士冠禮云缺項青組纓汲古閣本鄭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滕薛名齒為頰世沐謂字書無此齒字而疑之不知齒本當作箇前漢烏桓傳云猶中國有箇步搖註云箇音吉悔反字或為幘蓋箇幘二字通續漢書輿服志云太皇太后太后入廟翦釐箇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紺繪箇廣雅曰箇謂之幌故玉篇廣韻集韻類篇俱作箇字可以正刊本作齒之訛至若釋名曰箇恢也魯人曰頰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即鄭注滕薛

名齒爲頰之確證而釋名作齒不作齒則汲古閣本鄭注作齒其誤顯然世沐心知其誤而不能究其所以誤殊核之未審又此書多載鄭注所引古今文然闕漏不可枚舉卽如士冠禮注云古文闌爲欒闕爲蹙又云古文旅作臚又云今文纁皆作熏又云古文盥皆作浣又云壹古文皆作一又云今文枋爲柄又云古文啐爲呼又云古文直爲瘧又云今文格爲嘏此九條俱失載則他篇可知又若士冠禮戒賓節在筮賓之前而世沐謂戒賓當

在筮賓之後今考鄭注戒賓者戒主人之僚友筮賓者筮其可使冠子者蓋先戒衆賓後乃於衆賓內更筮其最吉特使冠子故賈疏謂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是吉故先戒賓賓已許方始筮之以其賢恒自吉故先戒後筮此義最易曉而世沐謂當先筮後戒疎矣至謂冠子一醮足矣三醮則意複詞縟具文滋僞又謂字冠者不當有祝詞之類尤臆斷之說也

喪禮吾說篇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奇齡說經好立異義而顛舛乖謬則莫過於是書大旨以子夏喪服傳爲戰國以後人僞作故逐條攻擊務反其說其叛經之尤者如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考釋名釋喪服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齊齊也故鄭注喪服傳曰斬不緝齊緝也與釋名之義相符奇齡乃謂齊而不緝乃齊之本名而從而緝之則又以緝齊得名三年之重齊不緝期功則緝之然所謂齊而不緝仍是釋名斬衰不緝其末之說又

何必陽改其名而陰存其實至謂期功以下之齊乃緝則齊衰三年者皆已不緝是改斬之名下同於齊又改齊之實上同於斬支離怪變彌爲不可究矣奇齡以周禮儀禮同出戰國人僞撰故於周禮司服職齊衰斬衰之文置之不道至左氏乃奇齡所最信者也左氏昭公十年傳晉平公卒叔向曰孤斬焉在縗絰之中杜預註曰旣葬未卒哭猶服斬衰明爲斬衰之確證乃引雜記三年之喪如斬語謂非服之斬義襄公十七年傳齊晏桓子卒

晏嬰粗縗斬苴經帶之履是斷斷不得謂之非斬服者奇齡亦謂斬字下屬苴經帶爲句乃斬苴麻以爲經帶荀子一書亦奇齡之所最信也荀子三年問篇明出斬衰之名不能復辨則曰禮論篇中但有齊衰無斬衰三年問篇乃後人妄改夫稍可穿鑿之處卽改易其訓詁句讀以就已說至必不可掩之處則遁而謂之妄改持是以往天下復有可據之書乎奇齡又謂三年之喪當爲三十六月不得折月而又無解於荀子禮論篇二十五月而

畢之之文遂謂畢者乃畢衰服也至二十七月禫後又加禫服九月考問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緇無所不佩孔穎達疏曰此謂禫祭旣畢吉祭以後無所不佩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喪大記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檀弓曰是月禫徙月樂問傳又曰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飲酒者先飲醴酒食肉者先食乾肉是徵諸禮經顯有典訓今奇齡謂禫後服縗冠素端者凡十月與經義無一相合豈先王制禮之意乎其他若謂

父在爲母不當期年父母不當爲長子三年皆據律以議經至謂本生父母不當降在期服傳重者不必嫡孫則不特叛經且背律矣豈非恃其博洽違心巧辯哉

儀禮訓義十七卷

庶吉士蔡廷舉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題康熙庚申則近時人也其書以一篇爲一卷第約取註疏而參以朱子及楊復之說其餘諸家槩不採錄雖頗簡易然禮制委曲非一家之言所可盡注疏以外限以朱子

師弟二人遂舉諸人而屏之殆非該貫之道也

儀禮釋例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其釋冕服一條辨註家冕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之說謂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古布幅濶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

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為此其說驗諸實事最爲細析又謂冕有前旒無後旒故大戴禮及東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漢明帝制冕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玉藻云前後邃延不過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合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其說與鄭注互異亦可相參惟宗陳祥道之說謂周禮之韋弁卽爵弁其說過新不可信考士冠禮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

或謂之陬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韋弁服注曰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韋弁顯異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孔傳云爵韋弁似卽以爵弁爲韋弁者然孔穎達疏云據阮謏三禮圖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爵韋弁者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然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則孔疏於孔傳原不深信且卽以爵韋爲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韋弁故釋名曰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極

爲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弁
賈疏曰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
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義頗得如
必謂韋弁卽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
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殺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
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
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韋弁不得服其制
甚明如韋弁卽爵弁士於禮已不得服已何以士
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士

喪禮既有爵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韋弁歸饗餼
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則是既有爵弁
又有韋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載爲疑也永又
補祥道之說曰詩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今考
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曰云命服者命爲將受
王命之服也天子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據此則卽
左氏傳所云韎韐之跗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
弁之韠殊無顯據又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曰

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將軍疏曰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據此則經云以作六師蓋將受命爲將軍非已臨六師而以爵弁之韎韐爲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卽臨戎可知永引此二詩亦未爲確據蓋永考證本精而此則草創之本耳

儀禮易讀十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駟撰駟字德淳山陰人是編刻於乾隆乙亥

於經文諸句之中略添虛字聯絡之以疏通大意又仿高頭講章之式彙諸說於上方大約以鄭注賈疏爲主而兼採元敖繼公集說明郝敬集解及近時張爾岐句讀諸書間亦參以己意

附錄

五服集證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徐駿撰駿常熟人是書成於正統戊午考論五服之制設爲問答以明之大旨於古制遵朱子家禮當代之制則遵明太祖孝慈錄所採諸書不過

十餘種而已明史藝文志作一卷此本六卷序末有大明歲次壬申進德書堂新刊字則此本猶屬舊刻不由竄亂明史蓋誤以六字爲一字耳

讀禮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有詩問已著錄是書取禮家喪服之制意所未喻者辨之又雜論俗禮之不合於古者共六十五條間有可採而師心之處爲多

制服圖考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建子撰建子字辰起秀水人朱彝尊之從子

也是編集歷代喪服禮制每條下分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古重今輕古輕今重四目後爲雜問篇凡三十九條所引經傳禮書及諸家文集頗稱該洽然斬衰之喪有三十四條而所引僅三十一條如政和禮所載夫爲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從夫之喪及孝慈錄所載爲人後者爲所後祖母之喪皆古今異制而建子未及詳載又齊衰杖期如儀禮所載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大功九月如通典所載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服儀亦古今異制當一

例詳辨者亦皆脫略則考核尚未甚密也

讀禮紀略六卷附婚禮廣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董祥撰董祥字熊占長洲人是書成於康熙乙卯乃其居父喪時所作皆以糾正世俗之誤其間有泥古而過者如母服齊衰三年固古者喪無二斬之義然自明洪武以後凡律令之文皆云為母斬衰仍欲依喪服之文服齊衰等而上之將遵古禮為母期年耶是亂王制也昭穆耐遷之說陸佃已與何張異議至同堂異室而無左昭右穆之

次者朱子已云為禮者猶執祔祖之文似無意義而兩存其說矣董祥必欲昭遷而穆不動穆遷而昭不移不幾於親盡者不必祧而祧者不必親盡乎其他微文瑣節事事繩以古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實多滯礙而難行至於喪親匿喪之類皆律有正條懸如日月更不待斷斷辨論矣後附婚禮廣義一卷斟酌今古之間較為易行然皆前人家儀所已有無勞複衍為也

右禮類儀禮之屬十二部一百一十卷附錄四部二

十二卷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四

經部二十四

禮類存目二

批點檀弓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謝枋得撰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

陽人寶祐四年進士宋末為江東制置使臨安破

後即弋陽起義兵兵潰後遁迹浦城元福建行省

魏天佑迫脅送燕京遂絕食而卒事迹具宋史忠

義傳是編莫知所自來明萬曆丙辰烏程閔齊伋

始以朱墨板刻之齊伋序稱得謝高泉所校舊本亦不言謝本出誰氏書中圈點甚密而評則但標章法句法等字似孫鑛等評書之法不類宋人體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軌範依託爲之又題楊升庵附註而與慎檀弓叢訓復不相同據齊伋序稱彙註疏集註集說諸書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於簡端則齊伋之所加非慎原註也蓋明季刊本名實舛互往往如斯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

通行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以七十二候分屬於二十四氣各訓釋其所以然考禮記月令本無七十二候之說逸周書時訓解乃以五日爲一候澄作禮記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義然不聞更有此書其說以經文所記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習見乃博考說文埤雅諸書兼訪之於農牧著爲此編然考證名物罕所發明又旣以螻蝻爲土狗又載麀鼠五技之說自相矛盾旣以虹爲日映雨氣又引虹首如驢之說兼采雜書亦乖解經之

法疑託名也

檀弓叢訓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正德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諫大禮謫戍滇中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本前有慎自序後有永昌張含跋蓋慎在滇中採鄭孔賀陸黃吳諸家注義以補陳澔集說所未備然如胡寅以檀弓為曾子門人與子思同纂修論說魏了翁又斷為子游門人此書既單行何得於著書之人畧而不敘但引孔疏數

言無所訂正又言思為子游之子注復遺之至大 夫遣車五乘與周官典命之文不合者亦未置一 語蓋邊地無書姑以點勘遺日原不足以言詁經 也

就正錄禮記會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宗周撰周字維翰興化人嘉靖辛卯舉人官至 馬湖府知府是編於先王之制先聖之言多以意 斷制懸定是非其義皆不考於古其體亦近於語 錄

禮記明音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王覺撰覺江陰人江南通志作武進人嘉靖辛丑進士書末有南京禮部郎中巴郡劉起宗跋稱溝東王子溝東蓋其別號也是書大抵據陳澔集說專標字音因書而及其義因聲而及其形其所引諸書刪節詳略初無體例亦間有不著出典者雖於訂正俗讀不為無功要亦鄉塾課蒙之本而已

禮記集說辨疑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戴冠撰冠字章甫長洲人以選貢授紹興府訓導是書所論凡曲禮六條檀弓九條王制三條曾子問二條文王世子一條禮器一條郊特牲一條內則五條玉藻二條大傳一條少儀一條喪大記二條祭義一條表記一條緇衣一條蓋未竟之書也嘉靖丁未陸粲刊冠所作濯纓亭筆記附載於末然筆記為雜說而此書究為經解今仍析為二各著錄焉

禮記集註三十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明徐師曾撰師曾有今文周易演義已著錄是書以陳澔集說爲未得經義故別採先儒舊訓以爲此註於鄭賈注疏間能體會然訾斥經文者不一而足如曾子問云至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師曾謂齊衰大小功待除而冠未爲遲何必因喪而冠冠禮三加而醮冠畢而醴若諸侯大夫服賜服不云三加安

得有醮而無醴遂指二句爲誤當云有冠醴無冠醮蓋師曾以儀禮士冠禮之三醮一醴并爲周人一代之制故謂三醮之時各有醮冠畢而又醴今經文旣無三加則第當有醴不當有醮不知周制三加之時並無三醮待冠畢而始一醴耳其三加三醮乃殷禮故經文次在冠畢而醴之後先本朝而後前代也士冠禮鄭注賈疏甚明此經因遭喪殺禮故改冠後之一醴爲一醮自用周制師曾不考註疏誤執殷禮故有是說蓋於三禮經義未能

融合僅隨文而生義宜其說之多誤也

禮記目錄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黃乾行撰乾行字玉巖福寧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重慶府知府是書首有嘉靖乙卯鍾一元序言乾行以是經掇科第拜京秩膺命相禮衡藩乃以公之士類今觀其書割裂周禮儀禮散綴於禮記之中不復別識與朱子經傳通解之例已大相刺謬又以小學故實竄入經文混合為一尤為龐雜其註或一節附論一篇或十餘節附論一篇多

牽引道學語錄義皆膚廓

禮記輯覽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徐養相撰養相睢陽衛籍鳳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其書蓋為科舉而設不載經文惟以某章某節標目循文訓釋不出陳澔之緒論

禮記要旨補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戈九疇撰聞人德行增補蔡必大序又稱古陸守戈公以聞人先生舊所傳要旨板行先生獨弗是曰是吾土宜也因取舊稿改竄補綴以備

一家之言据此則是書始終出德行手九疇特刊行之耳與標題殊相矛盾又朱彝尊經義考載聞人德行禮記要旨補十六卷又載戈九疇禮記要旨十六卷戈氏書既載其後不應聞人氏書先云補尤為舛互此本僅有十卷而兼題二人之名其書乃鄉塾講章每節下綴以破題最為猥陋殆書賈以二家之言合併竄亂以成此本歟明季坊本其不足信類如此不足深詰也九疇字雨泉錦衣衛人嘉靖己未進士據蔡必大序其官為嚴州府

知府德行字越望餘姚人嘉靖戊戌進士據呂本序其官乃由翰林外謫其詳則均不可考矣

禮記中說三十六卷 內府藏本

明馬時敏撰時敏字晉卿陳留人隆慶中貢生是編不載經文但如坊刻時文題目之式標某章某節而敷衍其語氣其名中說者謂折眾說而得其中也然大旨株守陳澔集說未見其折中者在

禮記新義三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湯三才撰三才字中立丹陽人朱彝尊經義考

叙其書於王翼明趙宦光之前蓋隆慶萬厯間人也
也前有其子道衡序其書與先儒傳注多所牴牾
如解純素謂純字不當讀準解負劍辟叫謂負劍
為長者背負童子皆不可為訓惟於名物度數偶
有考證間或可備一解耳

禮記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依文
訓義多作語錄之體間有新說則多與經義違背
如曲禮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

冠衣不純采鄭氏注純緣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
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
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訓最明晰舜牧乃云論
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此純字亦將作飾緣解乎
是併字義未及詳考而漫與鄭孔為難也

檀弓輯註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與郊撰與郊字子野海寧人萬厯甲戌進士
官至太常寺少卿是書惟解檀弓上下二篇於鄭
註全錄於孔疏則刪繁存簡謂之疏畧其陳澥諸

家之說則分行附書各畧以已意爲論斷所論如
檀弓名篇取首二字不從正義非門徒而達禮之
說孔子少孤一條釋其慎也卽如字謂必誠必信
曰慎不從鄭氏改慎爲引之訓皆有可取然於喪
禮異同反無是正未免舉小而遺大耳

檀弓述註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是書集
鄭註及諸家之說而斷以已意如二三子羣居則
經辨鄭注以爲朋友之非速貧速朽取方希古之

言以爲傳者之繆皆爲有見惟經文加以評點非
先儒訓詁之法如王廷相論立後笄榛與王應麟
考証蒼梧之類皆事關經義而轉與論文剩語列
在上方亦非體例也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

浙江汪啟
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言禮記者當以
鄭注爲宗雖朱子培擊漢儒不遺餘力而亦不能
不取其禮註蓋他經可推求文句據理而談三禮
則非有授受淵源不能臆揣也敬作此注於鄭義

多所駁難然得者僅十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如
謂未仕者不稅人稅當為禘國君七個遣車七乘
个字同介月令冬祀行是祀并非祀道塗之行若
祀道塗則祀土矣又謂鄉人禡是袒禡相逐不讀
為陽鄭訓為強鬼非也又謂動乎四體為人之四
體非龜也凡此之類有前人已言者有自立義者
固足以匡鄭氏之悞至於曲禮葱淥處末鄭訓淥
為熟葱本自不悞蓋上文有膾炙有醢醬膾為細
切之肉腥細者為膾炙為炮肉皆二物也葱淥分

生熟亦承上二物而來而敬引井淥不食謂淥即
淥字通為屑蓋葱屑也考之爾雅說文玉篇廣韻
諸書古無訓淥為屑者也又謂醖酒況于清汁獻
況于醖酒猶明清于舊澤之酒本以茅泝醴盛於
醖和之以水加鬱金汁以獻如今人以水和飲陳
酒之類舊澤謂舊酒醴厚如膏澤鄭援周禮謂明
酌為事酒醖酒為益齊清為清酒汁獻作汁沙舊
澤當作舊醖皆悞今詳推鄭義皆援据精詳無可
駁詰敬乃以意更易徒形臆斷又謂襲上有衣不

宜又加以裼多衣則累古義不明不知錦在裘上
上有網衣經典分明何可居今而議古又謂孚尹
孚為信尹為割鄭作浮筠者非不知玉之浮光旁
達猶誠信之及人若第訓字為信則下文固有信
字在豈非重文累句乎大抵鄭氏之學其間附會
識文以及牽合古義者誠不能無所出入而大致
則貫串羣籍所得為多魏王肅之學百倍於敬竭
一生之力與鄭氏為難至於偽造家語以助申已
說然日久論定迄不能奪康成之席也敬乃恃其

聰明不量力而與之角其動輒自敗固亦宜矣

禮記新裁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童維岩撰維岩字叔嶷錢塘人其書但標舉題
目詮發作法蓋鄉塾課本專為制義而設者

檀弓原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姚應仁撰應仁字安之徽州人是編取檀弓上
下二篇刪節陳氏集說益以諸家評注而參以已
意亦往往失之臆斷如何居之居謂不應音姬當
作何處講則併不知古義又君子有終身之憂故

忌日不樂蓋以喪期有限而思慕無窮故於此日
戒之終身而應仁謂一日不足以概終身唯曾子
不忍食羊棗謂之日日忌尤曲說矣

禮記說義集訂二十四卷

浙江吳玉
堉家藏本

明楊梧撰梧字鳳閣一字嶧珍涇陽人萬曆壬子
舉人官青州府同知是書不載經文但如時文題
目之式標其首句而下註曰幾節大旨以陳澔禮
記集說胡廣禮記大全爲藍本不甚研求古義如
鄭注說曾子弔於負夏二條謂填池當作奠徹胡

氏銓謂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所謂池視重雷者
填者縣也魚以貫之謂將行也與鄭大異而此書
但云填池當作奠徹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復考訂
同異又如孺子襲一條論設撥之制謂設撥是設
置撥榆沈之人蓋以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休十
年成穀者性沈難轉故設撥以撥輻其說本諸陸
佃與鄭註讀撥爲拂者迥殊亦不題出陸名及參
校鄭義凡此之類不可勝數蓋鈔撮講章非一一
採自本書故不能原原本本折衆說之得失也

禮記纂註三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湯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陽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其父三才嘗作禮記新義三十卷已著於錄此本乃道衡居憂之時自採陳澔集說徐師曾集註掇其所長裒爲一編而已所偶得附載書之下方故名纂註與新義截然二書卷首標題亦不名新義而李維禎胡士容二序皆稱曰禮記纂註新義竟合兩書而一之殊爲舛悞朱彝尊作經義考但載三才書而不及此書

殆亦悞以爲一也獨是刊書之時道衡尚在不應不一視維禎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則理所不可解耳

禮記手書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鴻恩撰鴻恩黃岡人萬曆中舉人此書成於崇禎癸未乃鄉塾課蒙之本

檀弓通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慶撰昭慶有考工記通已著錄此編亦取便於初學體例與所解考工記同其釋曾子易簣

一章謂寢簟無定制不過大夫華而士樸案古制流傳雖不可悉考然以席之重數與夫紛純黼純之異及車旗衣服之別雅之則大夫士之簟亦必有辨既明曰大夫之簟則簟為大夫之制明矣不必好立異說也

禮記意評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泰貞撰泰貞字道子海鹽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漢儒說禮考禮之制宋儒說禮明禮之義泰貞此書乃棄置一切惟事推求語氣某

字應某字某句承某句如場屋之講試題非說經之道也

說禮約十七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兆金撰兆金字丙仲餘姚人天啓中貢生官弋陽縣知縣是書乃坊刻講章於名物制度絕無考證其註王制有曰三命元再命絺考周禮孤四命絺冕非再命也如此者比比而是亦太踈舛矣

禮記敬業八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楊鼎熙撰鼎熙字緝庵京山人崇禎庚午舉人

是書專為舉業而作徑以時文之法詁經又刪去曾子問明堂位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問喪問傳三年問喪服四制九篇宋人禮部韻略凡字出喪禮者不載已為紕繆然未敢刪經也至明代而喪禮不命題士子亦棄而不讀乃併經文去之時文盛而經義荒此亦一驗矣宋人亦以檀弓為喪禮故何居之居韻略不載楊伯岳九經韻補欲增之此篇獨有檀弓蓋以坊選古文多錄之以為有資於八比故不敢去也

讀禮記略記四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周易略記已著錄是書以一篇為一卷每段之下附以注無注亦存經文其研究典物有裨於實義者僅十之一餘皆詮釋文句而已至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說謂不可信考證尤疏惟前有三禮總論言異同之故乃頗有可採

檀弓評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牛斗星撰斗星字杓司杭州人是編每章皆摘

錄陳澔集說而以評語載於上闕如唐韓愈宋謝枋得元吳澄明楊慎茅坤諸家悉采入之而謝氏之說獨多

禮記提綱集解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邱元復撰元復字漢標號喟庵諸城人是書不列經文但如時文題目之式標某章某節隨文衍義以陳氏集說為主蓋經生揣摩之本也

禮記疏畧四十七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沐於易詩書春

秋皆有完書此經則但有禮運禮器樂記學記四篇其餘乃武進王涓登封馮五典上蔡李範世及其從子端所分注而沐總其成書內又有張燧張斌所注者內則一篇則又全用陳澔註自序謂他經皆疏畧五經闕一不可又謂耄矣倦於勤不得已會同志而屬之以分注云云夫詁經本著所心得何必務取足數乎

禮記惜陰錄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合

曲禮檀弓雜記各爲一篇刪古本上下之目大學中庸二篇則仍從古本全錄以成完書每篇之首各註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評其得失所註多襲陳澍之文而簡畧彌甚如月令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錯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世沐釋元日日上辛釋元辰曰郊後吉日今考正義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上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蔡邕獨斷曰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

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是皆祭之用元辰與用元日異者也今世沐知元日爲上辛而不知元辰之爲亥日是併未考正義也又月令令百工審五庫之量世沐云庫門設此五庫今考玉海引三禮義宗曰因其近庫卽以爲名非卽於庫門設此五庫也周書作雒篇應門庫臺元闔蓋謂庫門亦爲臺門之制公羊傳註禮天子諸侯臺門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此兩觀一觀之地豈遂以爲可設五庫乎又玉藻曰

日中而餽奏而食世沐云疑朝食無樂至日中餽
餘乃用樂勸飫今考膳夫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於造此非謂餽
餘之食也而侑食皆有樂故玉藻孔疏曰言餽餘
之時奏樂而食餽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此義
甚顯而世沐疑其無樂疎矣觀其自序世沐手錄
此稿時年七十四矣可謂耄而好學而其書如是
蓋講學家之談經類以訓詁為末務也

禮記偶箋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書與所為
學禮質疑相表裏皆欲獨出新義而多不能自通
如謂士喪禮所云乘車道車橐車即是遣車則士
亦有遣車鄭注謂士無遣車誤又謂牲體不載於
遣車今考雜記遣車疏布鞫四面有章注鞫其蓋
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陰翳牢肉而士喪記薦乘車
鹿淺幣干笄革鞮載壇纓轡貝勒縣於衡但稱鹿
幣則僅覆式之章而無四面之章可知又凡喪車
之有鞫者經文必特著之雜記曰其鞫有綖緇布

裳帷又曰大夫以布爲鞿又曰士鞿蒲席以爲裳帷其於遣車亦特著曰布鞿士喪禮經文於乘車詳及鞿竿鞞及纓轡具勒之細而不著鞿及四面之章則異於遣車明矣又士喪禮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橐車載簞笠而雜記曰遣車疏布鞿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糗蓋載牲兼載糗也與載皮弁朝服簞笠不同乃斯大謂遣車載糗而不載牲烏知載皮弁朝服之車又豈容兼載糗乎又鄭註置於四隅謂以此遣車置於槨之四隅故周禮

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亦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蓋遣車小故可以人舉之置諸槨中卽斯大亦信其說若士喪禮之乘車道車橐車賈疏云此三車皆當有馬故有纓轡勒則非人力之所能舉而槨之所能容也與遣車安得合而爲一檀弓曰諸侯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是遣車載牲之明証乃斯大謂个與介通七乘五乘乃視七介五介之數今考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太牢包

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據此則雜記所云牢具卽檀弓所云七个小五个惟遣車載牢具故其數視牢具其牢具有七个五个故檀弓有七乘五乘斯大乃謂遣車不載牲於檀弓雜記顯相刺謬特牲禮曰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鄭注个猶枚也有司徹曰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士虞禮曰舉魚腊俎俎釋三个少儀曰太牢則以牛左肩臂牖九个是个爲牲體諸經鑿鑿斯大於檀弓乃廢

个之正文而從介之借讀影響甚矣斯大又謂雜記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以上間月卒哭若亦間日虞則終虞與卒哭相去日遠於檀弓所言必於是日也接不合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後或間五日或七日或九日今考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注曰有所用接之處禮所謂他用剛日也賈疏喪服小記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

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
變大夫以上依時葬及虞者後卒哭雖遠其間不
復祭據此則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異月本是常禮
爲赴葬赴虞者設並不爲大夫以上虞卒哭異月
設也然則虞卒哭不相接於大夫以上何嫌哉檀
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故再虞次虞止間曰
一舉若間五日七日九日一舉則與弗忍離之意
太遠又喪服章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
者注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旣虞士卒哭而受服正

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據此
大夫於虞訖受服經明云三月受服則大夫之卒
哭自在五月而初虞自在三月明矣斯大謂大夫
以上虞必與卒哭之日相接因延虞期以下就卒
哭之月殊屬臆測又斯大謂魯有周廟卽頌宮也
魯立頌宮之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後人
因頌宮祀文王故以周廟爲文王之廟今考文王
世子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先聖周公若孔子
又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鄭注周禮曰凡有道

有德者使教國子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先師之類也斯大謂魯類宮以后穆爲先聖文王爲先師未之前聞也又考襄十二年傳曰吳王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注宗廟所出先王之廟又考檀弓兄弟吾哭諸廟若類宮則鄭禮器注所謂郊之學也爲同姓哭臨不應在郊學則周廟非類宮明矣昭十一年傳鄭使

祝史徙主祔於周廟豈亦曰類宮乎是其尤不可通者也其他若謂周每年時祭皆祫儀禮覲禮與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曰朝本是一體深衣十二片四片屬於內衽四片屬於外衽其誤已於所爲儀禮商學春秋隨筆黃宗羲深衣考中辨之至謂祭天之園丘卽覲禮之方明壇則尤駭見聞不足深詰已

曾子問講錄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載許

以下諸人質問之辭而各爲之答大抵掇擊鄭註孔疏獨標已見其中決不可通者如經文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曰女之父母已葬壻家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取禮也蓋孔氏以女家不許而男別取與男家不許而女別嫁互文見義奇齡則謂壻辭婚後女家復請重理前說而男家反故以餘哀未忘弗敢卽取然後女家徐徐嫁之謂仍嫁此壻非別嫁也殆因何孟春餘冬序錄深疑

此記之有訛故奇齡解以此說然按之經文全不相合夫讀古人書當心知其立言之意而不可拘滯於其辭禮記此文蓋爲屆婚期而遭喪者男或以中饋之乏主不能待其女免喪而先議別娶女或以標梅之過期不能待其壻免喪而先議別嫁故聖人明爲之制使必待三年免喪而復請明未三年免喪以前不容有異說也使必待壻不取而後別嫁必待女不嫁而後別取明苟非壻不取女不嫁則斷無別嫁別取之理也然則所謂壻不取

女不嫁乃充類至義之盡要以必無之事猶晉文
 公曰待我二十五年而後嫁耳何必作是曲說哉
 况左傳載齊桓公出蔡姬蔡人嫁之魏犢以嬖妾
 屬其子曰必嫁之則嫁之為別嫁明矣何得解為
 仍嫁此婿弗別嫁也是皆橫生臆見殊不可從惟
 謂三月廟見為廟見舅姑謂除喪不復昏為不復
 行昏禮數條尚能恪守經文注義不為譎變之說
 耳

禮記詳說

無卷數

河南

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自序
 謂明太祖時專以註疏衡士及成祖始用陳氏集
 說攷元史選舉志仁宗皇慶中已以禮記註疏取
 士不始於明覲祖考之未審也其書於註疏錄十
 之五兼採衛湜吳澄郝敬及諸家之說大旨取足
 與陳澔集說相發明者自序謂坊本諸講其標宗
 旨剔字句順口吻聯脈絡化板為圓亦足醒人心
 目故編檢而分載之附先儒後則其作書之旨大
 畧可知矣

禮記章義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大意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二條爲章儼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君大夫士庶各條爲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爲篇者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玉之屬有簡篇互錯者如射義篇首之射必牛一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

之總詞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節當是領起射義之詞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出母及降婦人而復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駁前人之謬亦間有考證較之陳澔所注固爲稍密而大致循文推衍者多如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此自孔子歿後之事兆錫乃註曰豈其未聞教之初則然歟是未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也疎畧如是而動輒排擊鄭孔談何容易乎

欽定四庫全書
禮類存目一
三
校補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元吳澄原本

國朝朱軾重訂澄有易纂言軾有周易傳義合訂皆已著錄是書篇目註釋一仍原刻惟軾有所辨定發明者以軾案二字爲別附載於澄注之末然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中間有旁涉他文者如註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一節云軾按此節一首絕好古詩急繕其怒四字摹寫入神予嘗閱兵壁壘森嚴旌旗四匝中建大纛鼓停金靜寂無人語已而風

動大纛如驚鴻乍起急不可引又如雷聲山鳴谷應奔濤駭浪澎湃衝擊乃知急繕其怒四字之妙殆偶有所見卽筆於書後來編錄校刊之時失於刪削歟

戴記緒言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以禮記多出漢儒不免有附會古義之處而鄭康成以下諸家又往往牽合穿鑿以就其說乃參考諸經旁採衆說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爲綱而逐

字逐句條辨於後然自信太勇過於疑經疑傳牽合穿鑿亦自不能免也

禮記類編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元滄編元滄字麟洲仁和人康熙丁酉副榜貢生以修書議敘官文昌縣知縣是書取禮記四十七篇分類排纂先五典次五禮而冠以通論廣論通論兼禮樂廣論分敬仁行學治政六條目末附諸禮儀節如曲禮毋不敬至樂不可極數語列於廣論敬之首賢者狎而敬之至直而勿有數語

列於廣論行之首夫禮者所以定親疎至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數段列於開卷通論禮之首頗為繁碎自序云割截經文各依門類先儒有行之者且謂此書非誦習之書而考索之書也誦習則檀弓有檀弓之文緇衣有緇衣之文考索則曲禮有內則之事內則有少儀之事云云其書蓋取檢閱之便然而經文變為類書矣

學禮闕疑八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蓮撰青蓮字華岳襄城人是書皆補正陳

澔禮記集說之訛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其無所疑者則不載焉始於雍正戊申至乾隆己未僅成七卷自由禮至奔喪篇止末一卷則其弟青芝所續成也其駁陳氏之悞者如入臨不翔集說臨哭也青蓮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曰臨以駁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大夫集說從黃氏之悞續大夫撫式士下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詞句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集說俱

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亦多可取然詳於議論而畧於考据又時時橫生臆說如以喪服之免爲明之網巾與吳廷華之以免爲卽今之襯冠同一杜撰也

檀弓論文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濩孫撰濩孫字遼人高郵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書專論檀弓之文故圈點旁批以櫛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復綴以總評亦附註其文義其凡例謂檀弓有益舉業凡制義

中大小題格局法律無一不備是爲時文而設非
詁經之書也

禮記章句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前有
康熙戊戌自序蓋其未通籍時所輯也按禮記諸
篇之分類自劉向別錄首肇其端如以內則屬子
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
深衣屬制度之類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魏
有孫炎復改易舊本以類相從而唐魏徵亦以戴

記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上之秘府其書今
皆不傳至宋朱子嘗與呂祖謙商訂三禮編次欲
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
者仍別爲記其大綱存於文集而晚年編次儀禮
經傳通解則其條例與前所訂又有不同元吳澄
作三禮敘錄別投壺奔喪補儀禮之經冠婚鄉飲
燕射聘義爲儀禮之傳其餘三十六篇爲通禮者
九爲喪禮者十有一爲祭禮者四爲通論者十二
此則啟運是書之所本也然啟運之意則以朱子

經傳通解一書中喪祭二禮續諸黃氏其於禮記不為完書而偽本吳澄考註分合增減尚多未安惟

國初芮城所定三十八篇名禮記通識其條分規合遠過偽吳氏本然於啟運之意猶有異同因復更其後先補其缺畧定為四十二篇以大學中庸冠於首明倫敬身立政次之五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其移易章次如深衣篇全附入玉藻內而又取少儀之句以附之服問篇全附入小記

內檀弓則分其半合諸問喪三年問間傳喪服四制而總謂之喪義郊特性則分其半入禮器篇內而其半分入冠昏祭義其餘補附叅合或章或句尚非一處蓋與劉向別錄之以全篇分類者大不同矣

禮記彙編八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取禮記四十九篇自以己意排纂分為三編上編首孔子論禮之言曰聖賢訓拾遺次以大學中庸又次

以曾子拾遺諸子拾遺又次以樂記中編括禮之
大體曰諸儒紀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
嘉言善行下編聚列瑣節末事及附會不經之條
曰紀錄雜聞其意蓋欲別勒一經據漢儒之上然
自孫炎以來弗能也况心敬乎

附錄

夏小正解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前明諸生是編
總題曰榆墩集選蓋其集中之一卷也其註鳴蜮

曰凡釋者貴以邇言土名通之釋扎以寧縣釋蜮
以屈造是猶釋苜蓿以接余彌令人不可解矣其
注匱之興五日翁望乃伏曰六字以爲夏五可也
是亦不務與僻不尙穿鑿之旨然註爽死以爲爽
鳩祭鳥恐古文雖與不至此解俊風爲俊美之風
是又未考尙書大傳時有俊風俊者大也之文而
以意解之矣

夏小正註一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硯北易鈔已著錄夏小正一

書原載大戴禮中自隋志始別為一卷宋傅崧卿始分別經傳而為之註朱子沿用其例稍加考定附於儀禮經傳通解中而未言所本元金履祥亦未見傅氏之書遂以為朱子舊本采附通鑑前編夏禹元年下而句為之註與傳頗有異同

國朝濟陽張爾岐合輯傳註為一編附以已說叔琳以傳註多相重複乃汰其繁蕪以成是註亦以已說附之其稱傳者大戴禮之文其稱註者履祥之說註中稱張氏曰者爾岐說稱按者叔琳說也其

中如改種黍菽糜作菽糜而下菽糜作菽糜鹿人從引易即鹿從禽丹鳥白鳥不主螢火蝙蝠及蚊蚋之說以偃為蟬以納卵蒜為二物皆與舊說不同至鳴蜮傳中屈造之屬引淮南子鼓造之文謂為蝦蟆則牽合甚矣

大戴禮刪翼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編節錄大戴禮記而自為之注其孫奭跋其後曰刪翼者因舊本而刪其繁冗翼其義理者也刪其繁

冗如保傅篇刪去魏公子無忌等文翼其義理如
 禮三本篇據荀子利爵以正利省之悞是也有注
 在家語而從畧者如王言五義五帝德盛德等篇
 是也有注在禮記而從畧者如哀公問禮察曾子
 大孝朝事投壺等篇是也有注在儀禮外編而畧
 互見其義者如夏小正武王踐祚等篇是也有舊
 本無註而箋解者如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圓與
 少間本命等篇是也其述兆錫之意頗悉然古書
 存者僅矣翼可刪不可也

夏小正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有毛詩說已著錄是編解夏小正之
 文或採他說或出已意欲仿鄭元之說檀弓註簡
 於經故所註最畧然頗斷以臆見如正月雉震响
 此自感陽氣而震動舊解謂雷在地中人不聞而
 雉聞之已為穿鑿錦乃斷雉為一句震為一句响
 為一句意訓震為雷正月安得有雷乎雞孚粥讀
 粥如字解為祝雞聲引韓愈詩羣雌粥之為証然
 則二月出初俊羔助厥母粥亦解粥為祝雞聲乎

古文簡與傳寫多訛固不必一一強為之詞必欲盡通之則不鑿不止耳

右禮類禮記之屬四十一部五百七十一卷內一部無卷數

附錄四部七卷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五

經部二十五

禮類存目三

禮經與旨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考其文即六經輿論之一卷也

六經輿論本危邦輔託之鄭樵此更偽中作偽摘

其一卷別立書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學海類編

中失考甚矣

三禮考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真德秀撰諸家書目不著錄惟曹溶學海類編載之書止五頁引程朱諸儒之說凡九條條下係以案語然案語內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禮又引吳澄三禮考注德秀何由得見之其僞不待言矣

三禮考注六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據尙書周官篇以改周禮六官之屬分大司徒之半以補冬官而考工記別爲一卷儀禮十七篇爲正經於大小戴記中取六

篇爲儀禮逸經取十五篇爲儀禮傳別有曲禮八篇然澄作尙書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據周官以定周禮卽以澄三禮敘錄及禮記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經義混淆先後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誌宋濂元史澄本傳皆不言澄有此書相傳初藏廬陵康震家後爲郡人晏璧所得遂掩爲已作經楊士奇等抄傳改正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羅倫校刻序皆疑其爲璧所作則當時固有異論矣士奇又言聞諸長老澄晚年於此書不及考

訂授意於其孫當嘗爲之而未就朱彝尊經義考言曾購得當所補周官禮以驗今書多不合又張爾岐蒿菴閒話曰愚讀儀禮偶得吳氏考注其注皆採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出尸授祭肺四字爲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草廬名宿豈應疎謬至此後得三禮考註序云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

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採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詳列其目公冠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注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

居明堂之與明堂為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
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
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
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
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本書次第
畧見於此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
之書名為曲禮者八篇龐雜稗會望之欲迷與所
云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謬誣
先儒至此云云然則是書之偽可以無庸疑似矣

一禮經傳測六十八卷

原任工部侍郎
李友棠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宏治乙丑進士
歷官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事跡具明史儒林傳
是編從孔子曲禮三千經禮三百之說故曰二禮
以戴記曲禮附以少儀為曲禮上經三卷以儀禮
為下經十七卷冠義等十六篇為儀禮正傳十六
卷王制等二十三篇為二禮雜傳通傳二十三卷
又別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
為儀禮逸經傳每節各為章旨標目殊傷煩碎所

註亦皆空談

廟制考議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總論凡七義附錄七十七圖其中如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廟其說主鄭康成注惟書咸有一德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似商以前已有七廟無以為解乃謂自太甲逆溯至相土為七世所謂七世之廟專指相土今考魯語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將觀列祖之德何遠不及契近不及

湯而獨舉相土又考殷本紀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報丁曰報乙曰報丙曰王壬曰主癸曰湯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謂太甲上溯相土為七世其說舛謬蓋因偽古文尚書之言七廟致生穿鑿不知呂氏春秋引商書實作五世之廟無庸如是牽合也本又謂禘非審諦昭穆性有功德而廟不毀者則當禘於所出之祖廟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長發之詩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湯是特

審諦其賢君而以湯配也今考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商人報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則祀之是湯以上惟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聞商人列諸不毀之廟今本謂相土有功德而廟不毀擬於三宗殊爲踈舛况相土本在毀廟之列而長發爲大禘之詩得及相土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得與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說而本反引以爲難乎至謂公劉太王王季廟皆不當毀不特文武則益不經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說謂禘祫

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營洛邑特立文武廟父子同廟而其廟無妣主今考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於同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據此則夫人薨于寢殯於廟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廟矣何得云妣主不得與於禘祫乎祭統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鄭註同之爲言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待几也據此則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誥烝祭歲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又曰王入太室裸孔傳曰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
曰據云皆至其廟則祭文武別廟可知本何得云
父子同廟雖詩序禘太祖也鄭箋太祖謂文王而
其詩曰既右列考亦右文母則明以文母配也本
又何得謂洛邑之文廟獨無文母乎本又謂七廟
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
右爲尊當於太祖廟之東平行以次而東爲四親
廟今考廟以昭穆爲左右雖不見於經然考周禮

家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註曰昭居
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則昭穆分左右之明證也故
賈疏卽以墓之昭穆推廟之昭穆今本謂廟之昭
穆皆在祖廟之中又何以解於墓之昭穆別左右
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賈疏引祭義註云周尙
左又考桓公二年取郟大鼎於宋納於太廟何休
云文家左宗廟尙尊據此則於王宮之外立祖廟
與社稷旣尙左而立祖廟與羣廟則又尙右何同
一地而所尙頓異耶真無據之談也本又謂禘祫

在太廟容主多則太廟宜大高祖以下羣廟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禮祭僕言小喪復于小廟隸僕言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是也今考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定公八年冬十月辛卯禘於僖公則春秋禘祭有于羣廟者矣而未見羣廟之不容多主則亦未見羣廟之必小於太廟也周禮言小寢大寢小廟非以規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鄭註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記曰廟門容大扃七个於凡廟之門同可知凡廟

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別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語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湯而本不信之尤荒經蔑古之甚矣其論歷代廟制若謂漢光武但當立高祖春陵節侯以上四世廟不當爲宣元成哀立廟則明世宗明倫大典之說時勢所牽又當別論者也前明三禮之學本最著稱後世儒者往往承其謬說故舉其最誤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實焉

三禮纂注四十九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貢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詔其書周禮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說而變本加厲不惟移其次第且點竄其字句塗改其名目甚至於別造經文後附周禮餘二卷則禮記王制月令兩篇也儀禮十六卷以禮記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昏禮鄉飲酒義附鄉飲酒禮射義附鄉射禮燕義附燕禮聘義附聘禮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四篇附士喪服問喪問傳二篇附士喪禮喪大記附既夕禮雜記

上下曾子問三篇附士虞禮祭義祭統祭法三篇附有司徹後附儀禮逸經四卷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儀禮餘八卷則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禮記十二卷所存者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十二篇而大學中庸不與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吳澄諸說其周禮序自稱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襲文中子之言尤昧於時勢前有萬厯九年應天巡

撫宋儀望序乃詆賈鄭諸人用力愈勤大義愈晦而稱汝成是書周公復起不能易慎之甚矣

三禮編繹二十六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嘉靖乙卯舉人萬厯中以翰林待詔徵未至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以三禮爲名而實非厯代相傳之三禮一曰曲禮以禮經所載雜儀細曲者爲經以表記坊記緇衣爲記二曰儀禮以十七篇爲經以射義諸篇爲記三曰周禮以周官爲經而考工記大戴

禮家語及禮記諸篇不可分入曲禮者皆彙列於後爲記句下夾註音訓頗簡蓋非所重其自爲發明者則大書而附經文下所謂繹也昔俞庭椿首亂周禮儒者所譏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雖列附禮記而仍以儀禮爲主不過引經證經至吳澄禮記纂言始刪削其文顛倒其次貢汝成因而更定三禮彌爲變亂紛紜已大乖先儒謹嚴之義至元錫此書則非惟亂其部帙併割裂經文移甲入乙別爲標目分屬之甚至採掇他書臆爲竄入古經

於是乎蕩盡矣非聖人而刪定六籍不亦異乎

二禮集解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詳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為

嘉靖間無錫人亦據卷首題錫山卷末題嘉靖十

六年常州府刊行字耳無他證也是書以陳友仁

周禮集說楊復儀禮圖為藍本故周禮以序官分

冠各官之首用陳氏例儀禮逐節分注各章之後

用楊氏例其說率循文箋釋罕所考証發明陸元

輔稱其自出新意者

案元輔說見經義考

如謂太宰卿一人

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

與焉除太宰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宮正

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

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

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

云云一條蓋欲以解設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

內事事攝官恐亦非先王之體制又稱疑六官之

屬卿大夫之數與禮記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條不知王制一篇漢文帝

博士所作各述所聞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輻輳也

禮經類編三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李經綸撰經綸字大經號寅清南豐人正嘉間諸生是編取周禮儀禮禮記合而彙之大意謂聖人之命禮有三曰經禮也曲禮也制度之禮也經禮所以接神人曲禮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禮所以治名物後儒昧於分辨知有經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禮經禮制禮三者為大綱而各繫以目曲禮之目分為五一日曲禮正經二日曲禮別經三

曰曲禮逸經四曰曲禮之傳五日曲禮增經諸目中又雜分子目其別經盛德篇皆大戴記之文逸經則兼採三傳國語及說苑列女傳其所謂增經則全錄鄉黨孝經文也經禮之目亦分為五一日經禮之經二曰經禮之變禮三曰經禮之曲禮四曰經禮之制禮五日經禮之傳然仍以吉凶軍賓嘉為經而以五者緯焉其經文有正經析經逸經補經增經之別傳亦如之正經者儀禮之正文析經者舊混為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採乎家

語籍田之採乎國語則名逸經又如取尙書康王之誥增天王卽位禮取夏官司士之文補天王聽朝禮則名增經補經也訓禮之目分爲二一曰制禮之經則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曰制禮之傳學記樂記等篇是也三大綱之後又有三禮通傳謂經曲制度合而論者不可以強分如禮運禮器坊記表記及哀公問等篇是也合是數者又冠之以大學終之以中庸大學曰禮冒之經謂其規模節目之該括如五玉之有珪

也故其下諸篇以明德新民格至誠正修齊治平分配焉中庸曰禮藉之經謂由博返約所以爲承藉猶四圭之有邸也其於大學以止至善配焉末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諸篇之疵複者別爲外記一卷以示區別其條分縷析用力亦爲勤摯然而割裂經文叅糅雜說取憑胸臆隨意增刪殊失先儒謹嚴之意是欲踵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失其初指者也

三禮合纂二十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怡撰怡一名遺字自怡初名鹿徵號瑤星江寧人前明登萊總兵官可大之子崇禎中袁崇煥用陳繼儒之言殺皮島帥毛文龍邊兵乘機爲變可大死之蔭怡錦衣衛千戶李自成僭位逼之使降不從自成敗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壽終是書凡例稱從周子雪客借衛湜禮記集說雪客爲周在浚字則康熙初年所作也其書大體仿儀禮經傳通解而叙次微有不同首通禮次祭禮次王朝之禮次喪禮其通禮以大學中庸

爲首大學從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改定之次王朝之禮則首周官而以儀禮覲聘燕射諸篇附焉其言曰禮記昉於漢儒中間性道微言天人與義時時吐露然真贗相雜瑕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諸篇皆未經夫子刪定者也周官多操切富强之術詳於政畧於教儀禮皆周旋升降之節儀則繁而義則疏先儒欲推二書爲經以記爲傳似非定論云云然儀禮禮記彼此相應周官所云頗與之遠強爲通之必成轆轤如因是而斥周官則大

不可且以周禮爲有政無教儀禮爲儀繁義疎則尤不得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大抵其解出於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凡先王大典皆視爲粗迹無足怪也又其凡例云文義會通彼此互舉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按儀禮一書有經有記怡於昏聘諸篇咸裁截記文分附經次較其發凡亦屬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復古編之說差爲有見耳

讀禮竊註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自務撰自務字樹本號立菴安邱人歲貢生

是書撮舉三禮凡五十七條其中間有可採者若釋名字林皆以姪爲兄弟之女稱自務引儀禮喪服經姪丈夫婦人報證姑於兄弟之子亦有姪稱引據頗爲明確至謂祭法以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各稱爲始祖及高曾之別爲字義不清又斥坊記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不友也爲附會孔子之言皆以私意疑經並無明証又稱朱子以門屏之間爲臯門今檢全集及各註並無此文若襲萬斯大之論以大社爲方丘不免好從異說又述斯大之

言曰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止是
一禮蓋天子將入廟受覲至宁先下車而立諸公
於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卽所謂朝也覲禮不具
文之畧也云云今考儀禮本篇未覲之前自郊勞
授館至於侯氏釋幣旣覲之後自三享聽事至於
三勞及賜車馬雖繁文曲節無不詳載而獨謂畧
此朝禮殊考之未詳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
而見諸侯若天子先見諸侯於路門外則其失甚

於下堂矣自務甚推此說亦輕信也觀其篇首敘
所見禮家諸書寥寥無幾蓋皆據理推測而以意
斷制之耳

稽禮辨論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凝撰疑字二至南豐人由貢生官崇義縣訓
導是書凡爲論者十六爲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
證頗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論一篇謂太尉不始
於秦卽國語之元尉及夏官之軍司馬今考漢百
官表太尉與大司馬更置黃霸傳亦云以丞相兼

之續漢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軍司馬則位在小司馬之下與太尉尊卑懸絕又晉語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韋昭註元尉中軍尉也又云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爲輿尉韋昭註輿尉上軍尉也蓋古者三軍皆有尉尉繚子曰長伯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兵尉卽國語之元尉輿尉也其職位在軍將下今擬以元尉爲太尉尤屬不倫又若續唐仲友周禮武成孟子論一篇謂諸侯百里爲井者萬以十井起

乘天子千里爲井者百萬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甸起乘無分天子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註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丘十六井也諸侯以十六井起乘尙乖於制則謂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論一篇謂詩左傳之公行卽周禮之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專掌妾子之政令諸子文曰掌國子之倅對適子與母弟言之故云副貳也今考諸子職又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周禮全

經凡稱國子者無不統有適庶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皆國子也今疑獨以諸子所帥之國子爲妾子與全經無一可通且疑旣知諸子卽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鄭註正室適子也是庶子明掌適子之政而疑乃誤以國子之倅爲適子母弟之副貳遂誤以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於左傳之公行不特不會鄭註倅字

之義且并周禮全經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刺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謂郊天未至泰壇先服狐白裘次加袞服爲裼衣袞服上加大裘狐白與黑羔相爲表裏卽家語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當祀之時脫裘而服狐白及袞卽家語所云旣至泰壇王脫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如疑之說則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劉氏說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說謂六冕皆用狐青裘蓋冕服皆元羔及狐青裘色亦元

今以袞表狐白裘則裘裼異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省誓鄭註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而疑乃以內服狐白外服黑羔爲黼文穿鑿尤甚疑是書於三禮之學頗勤亦間能致力於漢魏諸書而喜新好異故持論往往不確焉

昏禮辨正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力詆三禮經文引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禮乃不言行媒引曲禮齊戒以告鬼神謂親迎必

先告廟而士昏禮不言告廟引春秋桓公三年傳夫人至自齊朝至之文謂婦至之日當朝廟而士昏禮不言朝廟引春秋齊侯越境以送女謂女之父既迎壻于門外亦當送之門外而士昏禮乃言不降送引穀梁傳納采問名納徵告期謂止當有四禮而士昏禮乃誤增納吉一禮又誤入親迎於六禮之內引詩關雎琴瑟鐘鼓謂嫁娶亦當用樂而郊特牲乃謂昏禮不用樂其說頗爲辨博其中論告廟朝至之儀雖頗有根據而核其大致穿鑿

者多未足據爲定論也

廟制折衷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大抵宗王肅而駁鄭康成康成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祧爲七肅謂天子七廟周加文武二廟爲九漢唐以來言廟制者互相祖述禮以義起原不必膠執一說然未有淆亂舊文如此書之甚者夫天子七廟之見於禮器王制祭法穀梁傳者奇齡旣皆以爲不專言周矣然禮器稱周旅酬六尸則明明言周鄭註孔疏謂后稷之

尸發爵不受旅餘自文武及四親廟凡六尸周止七廟此爲確證奇齡乃謂六尸爲六廟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內故祫祭出堂后稷尸與文武二尸俱南向餘東西向考禮器孔疏旅酬之時毀廟之主咸在特無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傳曰文武不先不窋魯語亦曰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奇齡乃謂文武二尸獨與后稷同向則毀廟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孫得躋其父祖而謂文武歆此祀乎奇齡又謂曾子問七

廟無虛主明遷廟文武廟皆可虛主今考曾子問
明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據此則得
虛主者爲遷廟耳至於文武之廟卽奇齡亦知其
爲百世不遷者也而乃於經文遷廟之外強增一
文武廟是又以不遷之廟爲可虛主矣與經文遷
廟二字顯相刺謬蓋奇齡謂周九廟而欲增高曾
以上二世於七廟內卽不可不出文武二廟於七
廟外又以其在七廟外卽不得云無虛主故鑿空

杜撰而爲此說也其餘因襲前人已廢之說者尤
難枚舉蓋準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義則天子
九廟於義未嘗有乖而一自奇齡言之揆諸經傳
反多未合甚矣其好強辯也

大小宗通釋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謂鄭康成禮記大傳註以別子
之世長子爲大宗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小宗則是
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世
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於是謂別子之身卽爲大

宗今考大傳文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若別子即得為大宗則經文曷不曰別子為宗乎經文既明以祖與宗對舉即畫然不可相混而奇齡乃混之是叛經矣奇齡又謂康成以別子為妾子萬一僅有一母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今考儀禮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則兼據為父後者之同母弟不專指妾子也故賈公彥疏云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則儀禮經文已以庶該嫡矣何獨於康成致

難焉至奇齡謂別子諸弟之子亦得各為小宗不特別子庶子之子而已則其說頗有根據晉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韋昭註以為小宗可與奇齡此說相證若如喪服要記別子之庶兄弟其嫡繼之各有一大宗則是別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與宗子統族之義殊有未合奇齡謂要記各一大宗之說當為各一小宗其義較允亦不可以好為強辯遂併沒所長也

學校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卷二十五 經部

三

國朝毛奇齡撰前答門人張希良問學校之名繼以
答門人吳鼎問廟學中稱先師設主因及鄉飲養
老之禮考夏后氏之學名序與州學亦名序者其
制一有室一無室兩不相蒙州學之序爾雅所謂
無室曰榭是也字或作榭或作豫而爾雅又曰東
西墻謂之序則室內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
爲墻名是序之名有三而義各殊奇齡乃曰五架
之屋由戶牖以北爲室戶牖以南爲序爲堂而堂
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爲序以南爲堂學之楹東爲

東序楹西爲西序兼言庠序則有室單言序則不
及室殊爲牽合溷淆也

明堂問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門人姜垚問九室五室之辨發端
而終於九宮卦位其大意專訾鄭康成之主五室
爲非而言五室卽九室九室卽十二堂考之月令
四正之堂曰太廟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
室曰太廟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爲室則左右
堂以四隅之室爲室可知也太廟太室僅一月令

繫之中央土所居奇齡乃云太廟太室五是併月
令之文不察且涵室與堂而一之輕議前儒未免
反成舛漏矣

郊社考辨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塉撰塉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立論主南
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齡

三禮約編十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基撰基字警齋休寧人是書取儀禮周禮禮
記刪汰全篇節錄其文蓋取其便於誦習然若周

禮天官六十職刪宮正宮伯而宿衛之制缺地官
七十八職存閭師而刪縣師則六鄉有徵稅之官
而都鄙丘甸遂無職長此其關係之最大者周公
制作固不容以意為點竄也

三禮會通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必剛撰必剛字繼夫潛山人乾隆壬戌進士
是書凡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謂禮本
於天因而臚舉禮文之與天相應者以實之夫天
秩天敘誰曰不然然於千百年後掇殘缺之古經

一名一物必錙銖比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則幾於鑿矣其間至以六門配六爻果周公本義耶郊社辨以祭莫大於事天地事天地莫大於郊社自郊社與圜丘方澤牽混而國內外之社又相牽混而其禮不明漢鄭氏以郊特牲之郊屬孟春不與圜丘混其說本確而王肅顧非之因据郊特牲及周禮以證王肅之誤其說是矣又辨周之始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誤引逸周書辛亥柴上帝漢史辛亥祀天位兩條以證之其論亦辨然於

周書丁未祀周廟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說又不可通遂謂五日誤為三日辛亥誤為庚戌操是術以往將義有所窒即改經文以就之天下無不可通之說天下亦竟無可據之經矣

右禮類三禮總義之屬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內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禮樂合編三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黃廣撰廣無錫人是書成於崇禎癸酉以經典古訓與說部小史雜采成文且每事不詳其源流

本末但舉其一語又有並非禮樂而闌入者殊鮮
條理所立門目分本紀統紀諸名亦皆漫無體例
前有鄭鄴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標榜之詞不足據
也

禮樂彙編七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撫謙撰撫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蓋倣
儀禮經傳通解續通解之例而稍變通之分為六
十一篇視朱子黃榦舊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
變其名然往往參以臆見如王祭一篇鄭康成郊

特性註謂朝踐在堂饋食在室後儒相承初無異
說而撫謙乃謂朝踐在室饋食在堂引禮運元酒
在室醴醢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謂朝踐用醴
醢醴醢在室戶內即知朝踐當在室饋食用粢醢
粢醢在堂即知饋食當在堂今考儀禮特性禮尊
於戶東鄭註云室戶東少牢禮尊兩甗於房戶之
間鄭註云房西室戶東也是皆在堂之明證即此
知醴醢雖在室而朝踐自得在堂醢粢雖在堂而
饋食自得在室亦猶士冠禮側尊一甗醴在服北

行禮之地與設尊之地異所耳又安得以設尊之地卽爲行禮之地耶又鄭註司尊彝謂王以圭瓚酌鬱鬯后以璋瓚酌亞裸則再裸也今摛謙乃據大雅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之文增以賓裸爲三裸考周禮小宰云祭祀行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裸也小宗伯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註云將送也猶奉也祭事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大宗伯然則殷士裸將亦第奉而助王裸耳豈自行裸祭乎至所謂郊天當有十二獻不特

爲經典所不載亦爲史志所不傳益不足辨矣夫三禮鄭註合經者十得八九而摛謙必一一反其說舍康莊而旁騫其惑於多岐亦宜也

儀禮節要二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分冠昏喪祭四大綱而冠禮後附以學義昏禮後附以士相見鄉飲酒於喪祭二禮尤詳附圖三卷則其門人王葉滋所爲軾所訂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禮爲主雜採諸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大旨欲權衡

於今古之間故於今禮多所糾正於古禮亦多所變通然如士相見鄉飲酒二篇朱子以為今不可行蓋通儒明晰事勢之言軾事事遵朱子惟是條所見與朱子相左必欲復之然其說迄不可行則終以朱子為是也是書別有一本僅三卷乃軾之初稿此本成於康熙己亥蓋其後來定本云

禮樂通考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掄撰掄字應麟武進人掄以儀禮經傳通解五禮雜糅又不能各詳始終本末疑非朱子親筆

故作是書首以通論一卷次吉禮凶禮各六卷次賓禮二卷次軍禮一卷次嘉禮七卷而終以舉制七卷然其間雜引經史叢脞少緒且儀禮經傳通解本朱子未竟之書屬黃榦續成授受源流灼然可證掄欲竄改其書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為之詞謂非朱子之親筆蓋即宋儒刪改諸經託言於漢儒竄亂之故智雖出爾反爾足驗好還然尤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儀禮經傳內編二十三卷外編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內編首嘉禮以士冠禮冠之大夫冠禮以下繼焉昏禮飲食饗燕賓射脰潘賀慶又次之次軍禮次賓禮次凶禮次吉禮外編爲喪服本經又補喪服又採經四篇終之以圖考大率以儀禮爲主儀禮所未備則採他書以補之類多因襲前人發明最少卽如大夫冠禮在古禮本無可據此本但取禮記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又引國語趙文子冠一段以此爲

足以補大夫之冠禮是欲以空言當實義也揆其著書之義蓋欲補正儀禮經傳通解然不及原書遠矣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國朝梁萬方撰萬方字廣菴絳州人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未竟之書至黃榦乃續成之此本名爲重刊實則改修大致據楊衞序文謂朱子稱黃榦所續喪祭二禮規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書而未暇遂以榦之體例更朱子之體例與榦書合爲一編

補其闕文刪其冗複正其訛誤又採近代諸說參以已意發明之其中間有考証而亦頗失之蕪雜如所補學禮書數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許氏說文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此篇萬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詳已無裁制至於以楷書運筆諸法為一章更為泛濫又不採古人舊說而惟取近時傅山馮班之論其中傅山一條云亂嚷吾書好吾書好在那點波人應儘分數自知多漢隸中郎想唐真魯國訛相如頌布

濩老腕一雙摩掩其書名而觀之殆莫能知為儀禮經傳通解之文也

右禮類通禮之屬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

鄭氏家儀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鄭泳撰泳字仲潛浦江人官温州路總管府經歷義門八世孫濤之弟也其書依五禮分為五篇蓋本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而損益之並錄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編次成書後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記二首又附十五世崇岳祭田號畝記是書為崇

岳所刊蓋即所附入也

家禮儀節八卷 少詹事陸費 堉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莊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取世傳朱子家禮而損益以當時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餘註及考證已非原本之舊惟所稱文公家禮五卷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於本書通禮曰立祠堂而圖以為家廟一也深衣緇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圖則安梁於武

之上二也本文黑履而圖下註用白三也喪禮陳襲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儀禮質殺二冒圖乃陳之四也本文大斂無布絞之數而圖有之五也大斂無棺中結絞之文而圖下註則結於棺中六也尺式圖下載天台潘時舉說末識歲月曰嘉定癸酉是時距文公沒時慶元庚申十有三年矣豈可謂為文公作哉又稱或曰信如此言圖固非朱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見喪禮及前圖八字愚案南離舊本於立祠堂下註圈外止云主式見喪

禮治葬章並無見前圖三字不知近本何據改治葬章三字為見前圖云云其辨證頗明然此本祠堂章神主一條下並無見治葬章字乃有詳具圖三字與濬所言不合又圖散於各章之中龐雜錯落殊無倫敘其香案圖前以二了髻童子執幡前導如釋家之狀決非舊圖所有亦決非濬之所為蓋又坊刻所竄亂者也

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雜論冠婚

喪祭之禮皆與門人問答之詞末載入學儀及渭陽公祭儀之類則此書之附錄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柟禮問內外篇二卷云未見今本卷數相符而不分內外篇或彝尊傳聞未確歟其中如正子夏傳妾不得體君為其父母遂二語之誤本於鄭註解曾子問接祭之接為接續之接本於衛湜禮記集說持擇頗為有見至論廟制謂古之諸侯多出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諸侯五廟今考王制祭法諸侯五廟皆有始祖廟則諸侯原祀及始祖

不特天子祀之也況王制鄭註曰太祖別子始爵者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別子爲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爲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則諸侯不得祀天子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孔疏皆以爲非禮之正安得據以爲通例耶柎又謂儀禮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期則從生母嫁者當三年不知儀禮經文必特著從之一字是知繼母嫁必從乃服期不從卽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鄭

註嫁母齊衰期則知生母嫁卽不從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於繼母義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豈不念嫁母有絕族之義安得與無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別從與不從蓋準鄭義柎說似過於情其他條亦多循舊義少所闡發若全載家祭及焚黃文則更爲泛濫矣

別本家禮儀節八卷

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舊本題明楊慎編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編前有慎序詞極鄙陋核其書卽邱濬之本改題慎名

其圖尤為猥瑣送葬圖中至畫四僧前導四樂工鼓吹而隨之真無知之坊賈所為矣

四禮初稿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宋纁撰纁字伯敬號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莊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禮畧仿古經詞句而統用後世之法如適子冠於阼古制也纁以為今制南面為尊長子宗子皆宜西向以避父祖與賓昏有六禮今合納采問名為一請期納幣為一與家禮所刪併

者不同大都以意為之也

鄉射禮儀節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始末未詳據嘉靖丙寅烈自序稱嘗於其鄉之嵩陽社創射圃擇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鄉射之禮因作是書前列嵩陽射圃記一篇述復古之義其書則節錄儀禮經文各畧為詮釋而繫之以圖然意取簡明或往往刊削過甚晦其本旨如經文司射節將乘矢之下有云執弓不挾右執弦蓋司射既發乘矢之後

矢雖盡而有不釋其執弓之儀則右手執弦左執
弣也烈於將乘矢之下刪此二語則執弓南面揖
之節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經文初射節司射出于
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下有云反由司射之
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數語烈又
刪去則降自西階之後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
由袒而襲之節皆不可考是書雖不主於釋經然
經義不明則儀節俱爽於行事亦多違礙矣

四禮疑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
刑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通禮一卷
冠婚喪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學
其大旨亦本於書儀家禮然好用臆說未可據為
典要如謂為庶母之有子者杖期無子者當亦同
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嫡與妾不報服猶云名
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為之期而諸子不
報非禮也今考儀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公妾
大夫之妾為其子期又喪服記曰公子為其母練

冠麻衣線緣據此則公之妾自為其子期其子且不得為妾母服則諸子安得為父妾報又喪服總麻章曰士為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明服也馬融曰以有母名為之服總蓋妾之子於已為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已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為妾之有子者蓋取儀禮之義唐會要載長孫無忌之奏謂已之庶昆弟為其母不杖衰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凶吉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為服總麻則為庶母服總麻亦全從有子

起義妾若無子則無為人母之道傳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及明集禮皆本唐律坤乃橫生異議過矣坤又謂經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葬日即虞安問剛柔其意蓋謂虞葬同日葬既無剛柔定日則虞又安得擇剛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繩今猶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禮曰喪事先遠日註曰葬與練祥也蓋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

也考春秋經傳凡書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傳隱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變此例耳則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開元禮政和五禮書儀家禮明會典始虞再虞無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禮遽議經文其說亦乖其餘攻經文者不一而足如

戴記庶子攝祭不嘏不配不歸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稱介無爵稱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喪及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而冠不改冠爲次于中門之外三年之喪不弔哭諸條坤皆謂非孔子之言至儀禮士冠禮一篇則逐句詰難幾無完膚坤之講學在明代最爲篤實獨此一編輕於疑古白璧之瑕雖不作可矣

四禮翼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自序謂以民間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

以家喻戶曉者析為條目凡冠禮翼二曰蒙養曰成人婚禮翼二曰女子曰婦人喪禮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禮翼二曰事主曰睦族

四禮輯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馬從聘撰從聘字起莘靈壽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崇禎十一年靈壽城破與三子同殉節乾隆乙未

賜諡忠節是書亦多以意為之考儀禮士冠禮賈疏古者天子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

禮稱二十曰弱冠後漢書馬防傳年十六仍自稱未冠此書冠禮目錄謂男子年十六至二十皆可冠如此之類皆於古義未協未可據為確論也

明四禮集說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韓承祚撰承祚自署曰東魯不知何郡邑人是書成於萬曆壬子大約宗朱子家禮而參以明會典冠婚喪祭以次分條雜述前人之儀而圖說儀注祝文等因類附焉

四禮約言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
 曆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李自成陷開封
 抗節死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目
 皆因古禮之名而刪除儀節務趨簡易以通俗易
 行然施之一家則可不宜制為程式以範天下也

讀禮偶見二卷

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國朝許三禮撰三禮字典三湯陰人順治辛丑進士
 官至兵部右侍郎嘗受業於孫奇逢之門故書中
 雖多參講學語而於五禮亦頗有證核大抵據書

儀家禮會典諸書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禮
 解誤者八釋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禮儀注及增
 定招魂葬服說諸篇皆頗有考據惟謂喪服古二
 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則其說頗謬考喪服二十五
 月不過王肅一家之說士虞禮日期而小祥又期
 而大祥中月而禫鄭註中間也喪服小記妾耐於
 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又學記云中年考校
 皆以中為間故二十七月而禫雜記父在為母妻
 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母妻尚祥禫異月豈三

年之喪而祥禫反同月戴德喪服變除篇禮二十
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論三年之喪再
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釋名間月而禫
是皆爲鄭註確証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據喪事終去衰去杖其餘哀未忘更延兩月
非喪之正故第據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諸儒多
宗鄭註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蓋三年之喪萬世
之通義也三禮乃以王肅一家之說爲古制豈宏
通之論乎

學記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已著錄是編乃所定家
儀一曰冠二曰婚三曰喪四曰祭五曰士相見塨
學術出於顏元其禮樂之學則出自毛奇齡奇齡
講禮好言諧俗故是編亦多主簡易其士相見禮
一卷張潮摘錄於

昭代叢書中然天下迄無行之者也

家禮辨定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復禮撰復禮字需人號草堂錢塘人其書

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禮而增損之仍分冠婚喪祭四類每類之中首以事宜復禮所酌定者也次以辨論闡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鑑引古事以証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擇日代卜筮也終以啟式爲不嫻文詞者設也其刪去繁文則用呂維祺之說其刪去圖式則用邱濬之說其所辨定雖意在宜古宜今然純以臆斷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濫及五行家言尤爲蕪雜中引罵詈鬪毆賭博諸律已爲

不倫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條擅食田園瓜果律一條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禮居何門哉

四禮寧儉編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以冠婚喪祭四禮無貴乎繁重宜崇尚質樸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傳家禮纂本更爲刪易務從省約又名豐川家規蓋所以教其子弟者與呂維祺四禮約言宋纁四禮初稿用意大畧相近而立法則尤爲簡畧焉

婚禮通考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廷棟撰廷棟有易準已著錄是編詳考婚禮

冠以

大清會典

大清律例不入卷數尊

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實以類編次然核其體例多

有未合夫通有二義一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乎

上下者也一則自先王以迄後世通乎古今者也

既考婚禮則當以貴賤各為門目知等威之所別

古今各著沿革知異同之所自復各考核典文釐

為子目以理其緒而後以變禮

如曾子問所謂俗親迎遭喪之類

禮如陰陽拘忌及催粧撒果之類

非禮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類

別彙於後

以備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資考證廷棟此書採

摭雖富而端緒糅雜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

卷至以粧資為一門此於古居何禮也媒氏一門

載索忱占冰下人語韋罔見老人月下檢書是直

類書非通禮矣

齊家寶要二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張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錢塘人是書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爲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誡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爲詳慎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不知此說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柬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傳文嘉取之殊爲失考又謂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證古人喪不止

於二十七月尤爲誤中之誤考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杜註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據此則宣公之主已入廟矣公羊傳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據此則不稱宣公而稱新宮必不由於主不在廟至胡傳始引劉絢之說謂不稱宣宮以未遷主於三傳畧無所據然絢謂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則以緩遷爲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爲

三十六月之證則是以二十八月主不遷廟爲持喪之正經其誤又甚於絢矣文嘉又謂凡期喪皆有禫今考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爲父在爲母也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是期之喪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長子耳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明父在爲妻不禫則是母妻期喪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謂凡期皆得禫尤未詳考蓋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注疏第從家

禮諸書畧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十七部八十七卷

內三部皆附無卷數

存目



